

影子山庄

花
城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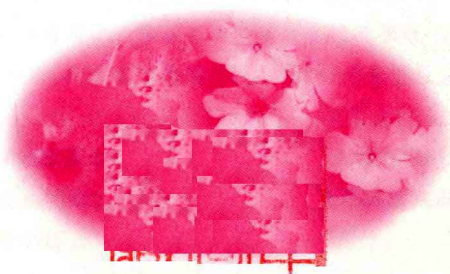


39

岑凯伦作品集

39

影子山庄



花城出版社

影子山庄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4,000字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704-4/I·2310

定价:11.00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籍籍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

夏之蕾勤奋、聪颖、善良而美丽，可惜生长于一个问题家庭，她与母亲常受同父异母的弟弟们及亚姨的欺负，从未感受到一丝家庭的温暖。为了母亲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应聘来到离岛的影子山庄当女管家。在影子山庄，之蕾度过一段如梦如幻的美好时光，经历一番甜蜜浪漫的爱情生活，并得到了爱情的结晶。之蕾感到好满足、好幸福。然而那美好生活来如风，去如雾，转眼即逝。影子山庄消失了，爱人连同她的骨肉也无影无踪。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过去的生活真是一场梦？影子山庄真的只是一个不确实的幻象？四年后，夏之蕾收到一封海外来鸿，终于解开了谜底

.....

1

夏之蕾跑下地下铁入口的楼梯，便看见狄康在那儿等候着。

狄康差不多每天都等候夏之蕾一起乘地下铁回家。

“看样子你今天一定考得很好！”在车厢里，他们都握着扶手。狄康凝望着夏之蕾，他好喜欢她斯文秀气的样子。

“如果中国文学和英文拿不到 A，别的就没有指望了。”夏之蕾皱一皱眉：“我最怕写评论，老师说我专门评好不评坏，但在我眼中，那些诗和文章都是很好的。”

“一个 C 也算不了什么。”狄康安慰她，他怕夏之蕾不开心。

“影响可大了，如果每年我不是都有个 C 挡着，中学会考我早就做了女状元。”

“你又不在于这些。”

“妈在乎，她已经没有别的希望，都靠我。两年前我做不成女状元，她也受不了许多闲气和冷嘲热讽。”

“不开心的事别说了，今天考完试应该轻松一下，今晚我们看一场九点半好不好？”

“今晚不行，明天大弟要测验历史，我要替他温习，看样子今晚又要陪他开夜车。”夏之蕾想了想：“后天，后天爸爸和亚姨有应酬，应该空闲些。”

“九点半我在快餐店等你！”





影子山庄

车已到站，他们步出车厢。

由地下铁出来，不远便是市场，狄康陪夏之蕾买了菜，送她到大厦门口才离去。

夏之蕾把东西全放在门口，正用钥匙开门时，已经听到由里面传出来的嘈吵声：小弟的吉他声、咪咪掷东西、宝宝放声大哭。

夏之蕾进去，把刚买回来的冰条给咪咪、宝宝各一支，她们便静下来了。

再到大弟和小弟的房间送冰条，只看见小弟一个人在弹结他。

“功课做好了没有？”

他吃着冰条指了指桌面。

“我煮好饭替你……”

“知道了，唠叨！”小弟盯她一眼。

“妈！”夏之蕾把菜拿到厨房，蕾妈正在煲汤：“我买了个出炉蛋挞，你先吃了吧！”

“你呢？”蕾妈是个很弱小、四十来岁的妇人。

“我已经吃了个鸡尾包。今天的菜芯很贵。”夏之蕾回工人房换下校服，便到厨房，母女俩合力烧菜煮饭。这时候她才记起，回家后一直没有见过大弟，他的冰条还在冰箱。

她走到弟弟的房间问小弟：“大弟呢？”

“大弟呢？”小弟仍在弹吉他。

“他下课后回来过没有？”

“他下课后回来过没有？”

“他是不是和他的朋友又去了桌球室打桌球？”

“他是不是和他的朋友又去了桌球室打桌球？”

“不要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弟弟向来不尊重她，与她作对，她也受惯了：“他明天要测验，我现在便要和他温习。他去了哪儿，你告诉我！”

“好笑，我怎知道他去了哪儿？你又没有付钱托我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你凭什么来烦我？”

“他不是外人，是你大哥。他已经重读一年，非加倍努力不可，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他？”

“若大哥再留级，妈咪自然会惩罚你，总之与我无关。”他继续弹吉他唱歌。

夏之蕾没他办法，把他的功课拿过去检查：“这条文字题你计错了。”

小弟抿一抿嘴。

“我已经替你列好方程式，改好了再给我看一次！”

“得啦，烦死人。”

之蕾走出房间，大弟刚由外面回来，一脸的汗。

“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下课后又去了哪儿？”之蕾追着他问。

他走进厨房，拿了罐汽水，大口大口地喝。

“你知道不知道明天要测验历史？”

“知道！”他用手背揩了揩汗：“我不就赶回来了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少爷，都快吃晚饭了。历史生字多，你起码有一半生字默写不出来，念熟了课本也没有用。”

“今晚大不了开晚夜车。”他满不在乎，还跟之蕾开玩笑：“你男朋友有没有告诉你，你生气的样子不好看？”

“别胡说，我哪来的男朋友……”

“大弟，”一个四十不到，穿套裙的女人走进来：“我一

进门就听见你嘻嘻哈哈，你明天不是要测验吗？书都温好了？”

“妈咪，我……”大弟吐了吐舌头。

另一个五十左右的男人跟进来：“你看他衣服还没有换，多半是比我们早十分钟回家。”

“你下课后去了哪里？”她指住儿子的头：“我警告你不得在外交朋结友，特别是交女朋友，若我知道你阳奉阴违，我敲你的头。亚蕾，你是姐姐，在家的时间又比较多，你应该以身作则，关心和管教弟妹。”

“亚姨，其实我……”

“你已尽了力是不是？如果你肯多放点时间在家里，弟妹们成绩应该与你一样，科科 AB。算了！”她一摆手：“开饭！”

蕾妈已替咪咪和宝宝洗好澡出来，母女俩便急忙开始开饭。

夏之蕾在家里，永远吃力不讨好，郁了一肚子气，也不容易找人倾诉。

她以前有个要好的同学，她有空就到同学家玩。有一天，同学要求到她家，她拒绝了，同学以为不受欢迎，便疏远她，以后她也不敢随便交朋友。

她家不单只复杂，而且，她和她妈在家里又完全没有地位尊严，她怎能带同学回家？

狄康是她唯一倾诉的对象。

因为狄康妈妈和蕾妈是童年好友，他们的家事，狄家也了解。况且狄康对夏之蕾早有爱意，因此十分关心她。

这天，亚姨把丈夫子女带回娘家，夏之蕾母女也有空到狄家吃饭。



狄家一家三口，狄爸爸和狄妈妈都是教师，狄康是他们独生子。一家人十分和洽快乐。

蕾妈一到狄家，总会羡慕地说：“看见你们一家人真幸福，彼此互相关怀、爱护。”

狄妈妈就由心坎直笑：“将来加进你和蕾蕾，我们家就更快乐、圆满。”

狄康发出会心的微笑。

夏之蕾也会粉脸绯红。

狄妈妈和狄爸爸十分疼爱之蕾，早把她看作儿媳妇。

蕾妈何尝不爱狄康，狄康教养好，人敦厚善良，更有一副好相貌：皮肤白、五官清秀。

蕾妈十分重视未来女婿的外表，第一：由于夏之蕾天生丽质，有苏州美女的优良传统，一般的男孩子配不起她；第二：蕾妈深爱夏松生，恋恋不舍，也是因为他年轻时报若潘安，如今五十岁的人，仍然很有男性魅力。

蕾妈对狄康内外都满意，他的确是个好男孩。虽然，他不是什么富家子弟、名流公子，但是，他也有个小康之家。

狄家住的房子，是狄康祖父送的自置物业，狄爸爸和狄妈妈都有工作有入息，就只有狄康这么一个儿子，因此生活也算充裕。由于狄妈妈要上班，便请了个钟点佣人帮忙家务。

狄妈妈告诉过蕾妈：“等康儿会做事赚钱，我们请个菲佣，你和蕾蕾就不用操劳了！”

又确保夏之蕾嫁到狄家可以做少奶奶，蕾妈还有什么不满意？

夏之蕾坐在露台的藤椅上看着月亮，狄康拿了只杯走出来。

“你喜欢的香片。”他把杯送到她手上。

“谢谢！”

“今晚吃得饱吗？”狄康在她旁边的藤椅上坐下来。

“又饱又好。只有到你家的那一天，才是我的好运日，可以享受半天。”夏之蕾呷口茶轻叹：“平时在家，一面喂宝宝吃饭，一面还要替弟妹、父母、亚姨盛饭，等各人都安顿了，自己才能匆匆把饭菜塞进肚里，马上又要帮妈洗碗，跟着是自己做功课、替弟妹补习。哪有像你家好，吃饱饭在露台乘凉，还可以喝到香喷喷的茶！”

“爸爸、妈妈早就跟你妈说，请你们搬到这儿来住。这儿有两厅三房，总空着个房间，不住白放着，多可惜？”

“我们没理由要狄家供养。那房间你祖父指定留给你将来的子女，是婴儿房不是客房。”

狄康看着夏之蕾，说话甜丝丝：“我们不会那么早结婚的，是不是？等有了孩子，说不定我们已经买了另一间面积较大的房子。暂时你和你妈住进去有什么不好？”

“我妈也不会答应。”夏之蕾摇一下头：去年亚姨把一只钻戒乱放，硬说蕾妈拿了，蕾妈为此事哭了几天，后来亚姨在一只高跟鞋内找回。她不单只没有向蕾妈道歉，还说蕾妈畏罪把钻戒放回去，夏之蕾实在已忍无可忍，再加上狄家三口怂恿、支持，夏之蕾对夏松生表明态度，要和母亲搬出去。第二天夏松生带着蕾妈去餐室吃一个酥皮蛋挞、一杯奶茶，蕾妈回家便开开心心地做家务，绝口不提搬到狄家去。

“夏伯伯对你妈还有情义？”



“还会有什么情义，平时眼角不看妈妈。”夏之蕾冷笑：“那是亚姨的意思，如果妈走了，就等于走了个佣人，以后谁侍候他们一家六口？”

“其实，夏伯伯开公司的，绝对有能力请菲佣。”

“是呀！请两三个都可以，但是，请一个菲佣也要两千三。但我妈每月零用钱只有两百。”

“两百元有什么用？真刻薄！一定又是你亚姨的主意。”狄康忿忿不平：“其实你妈可以和她讲道理。”

“讲道理！我妈善良、忍耐又眼浅，被亚姨骂上第五句她就哭了，一哭便什么也说不上来，然后爸走过去埋怨妈：为什么总是弄到鸡犬不宁，一点也不体谅我？妈就立刻噙住眼泪回工人房去，任凭亚姨数落她，她也不敢回嘴。”

“怪不得有说：人善被人欺。”狄康替夏之蕾接过空杯子放好。他们靠在露台的藤椅上，那儿可以清楚看到星星和月亮。

“我希望有钱请个佣人代替妈，让妈舒舒服服地过些日子，吃饱饭像现在那样一边喝茶、一边看电视。她好惨，每天做完工作，‘欢乐今宵’差不多也完了，唉！我每月有二千三就好。”

“之蕾，你知道我祖父很富有，只要我向他要，二、三千绝不是问题。”

“不要！”夏之蕾按着他的手臂：“不能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

狄康用另一只手盖住她的手背轻轻拍了拍：“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狄康的祖父的确有财有势，但由于痛恨狄康的爸爸



影子山庄

教书而不肯跟他做生意，少了一个助手，又反对儿子娶一个小家碧玉为妻（他原已找到了门当户对的亲家），狄爸爸是被父亲驱逐离家，才和狄妈妈两人组织小家庭的，此后彼此不相往来。后来狄康出世、长大……狄康在祖父十个男孙当中，最出类拔萃，也最得祖父欢心，每逢假日，祖父会派司机接狄康到别墅玩耍，甚至留宿。狄康十八岁那年，祖父送了这间房子做孙儿的生日礼物。祖父送的，狄家都收下（拒绝被视为大逆不道），但狄康从不会主动向祖父要一毛钱。

“妈还挨得住，而且这些事情应该由我想办法。”

“等我大学毕业经济独立，一切就不同了！”狄康和夏之蕾相视一笑。

“之蕾，”蕾妈走出来：“我先回去，出门晒了衫，回去还有许多工作，你和康儿多聊一会。”

“妈，我和你一起走。”夏之蕾转望住狄康：“要收衫、折衫、熨衫……妈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

“好吧，我送你们回去，”到客厅，他指了指：“等我一会，很快！”

“康儿跑得多快，他到厨房干什么？”蕾妈看着未来女婿眯眯笑。

“还用说，一定和之蕾有关。”狄妈妈也是一脸的笑意：“他最疼、最紧张的人就是之蕾。”

“狄妈妈不要这样说！”之蕾又脸红了：“其实狄康最爱狄妈妈，排第二的就是狄爸爸了。”

“两种爱是不相同的，以为我和狄妈妈会吃醋？不会。”狄爸爸点了点头：“你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别说康儿，我们俩老也非常喜欢你。”

“四十几岁就说老?”三个长辈令之蕾更满脸羞红。

“来了!”狄康手上拿只纸盒,走到之蕾面前:“你喜欢吃的芋泥饼。”

“哎!我都忘了!”狄妈妈拍一下前额:“幸而康儿记性好……”

蕾妈总会走前几步,让两个年轻人多聊聊、多聚聚。

狄康突然记起,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后天你可以到那儿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补习,条件都说好了。”

“谢谢!”之蕾小心把纸条袋好:“可不可以请你的同学替我多找一份家教?”

狄康中学时期的几个同学,开了一间补习社。

“一份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做家教。”狄康怜惜地说。

“大弟他们放假后,我空闲的时间就多了。不管什么时候,总之赶得及买菜回家就行。”

“你每年都只是找一份补习。”狄康是希望夏之蕾留一点时间陪他。

“今年不同,万一大学肯收我,我需要储钱交学费。”

“你不是说,你亚姨反对你念大学?”

“两年前中学会考一放榜,她就要我回公司帮手,后来不是任由我继续升学?她是一直反对我念大学,但万一她又不管呢?我得有个准备,不能错失良机。帮帮忙嘛!”

“举手之劳,我一定为你办妥。”

到夏家,蕾妈开了门,到处一看,便说:“他们还没有回来呢!康儿,进来坐一会!”

狄康望住之蕾,之蕾摇一下头,他便说:“他们也快回来了,小弟看见我,又会对之蕾说一些令她难堪的话,我还是先回去,改天有机会再来坐。”

影子山庄

之蕾一边接过盒子放下，一边说：“我送你！”

她陪他到电梯，彼此交换眼神、微笑，电梯来了，狄康拉拉她的手才进电梯去。

之蕾每次回家，未开门便听到吵闹声，因为她的四个弟妹永远静不下来，不是争吵、打骂，便是哭喊。

但这次却加入蕾妈的叫声，之蕾把门猛力推开，看见蕾妈蹲躲在墙角，双手抱头护着，小弟举起吉他正要拍打她的头。

“小弟！”之蕾一声尖叫，扔下手中的饭菜，飞扑过去用身体挡住母亲：“你干什么？会打死人的，你想要妈的命？”

“我打她，她该打，谁叫她弄坏了我的吉他。”他冲动得像只牛仔。

之蕾回头看蕾妈，蕾妈呜呜咽咽：“今天的工作比较清闲一点，因为你爸和亚姨不回来吃饭，我不用煲汤，我便利用空闲，到他们房间，替他们哥儿俩收拾东西，谁知道，一不小心把小弟的吉他推落在地上。我不是有意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不管怎样，妈的出发点是为你好，你怎可以这样对她？她是你大妈呀！”

“我不管她是谁，吉他是我的命根子，谁碰坏它，我便要跟她拼命！”

“把吉他给我，我替你拿去修理。”

“修理，”小弟把吉他掷在地上：“破了怎样修理？”

刚才吉他有没有破，之蕾没看清楚，但小弟这么一掷，吉他肯定破了。

小弟拿起吉他又要向妈掷过去，之蕾忙按住他：“别这样，我们赔你一个新的。”

“随便还我个吉他我不会要，除非和这个一模一样，可是，你们赔得起吗？”

“多少钱？”

“我今年生日妈咪送给我的，一千二百元，你还我一千二百！”

“一千二？哪有这么贵？”

“还有更贵的呢？看你土头寿脑，根本不懂乐器！”小弟指住蕾妈恐吓：“你不赔偿我就打你，看谁可以每天保护你二十四小时。”

蕾妈呜呜的哭。

之蕾要去替人补习，要去买菜，的确无法每分钟保护母亲，而小弟蛮不讲理性格又凶恶，为了母亲，之蕾只好妥协：“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还你一千二。”

“一点是多少？一年？给你们一个星期，迟一天我就打她，嘿！”

之蕾扶起母亲，边问：“他有没有用吉他打过你？”

“你刚好回来，他没有打着，他只是把我推到地上。”

“你上床躺一会，今晚我烧饭。”

“但哪有一千二百元……”

“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

“又要用康儿帮忙？”

“不，怎可以老受狄家恩惠？别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以后你有空便睡午觉，不要再碰他们的东西，恩将仇报！”

